

FT Prentice Hall
FINANCIAL TIMES

**HOW GLOBAL PROSPERITY
IN RESHAPING OUR NEEDS,
VALUES, AND LIFESTYLES**

富足年代

—全球化的新说法

〔美〕Peter Marber 著
金马 译

“Peter Marber 以大量精心挑选的数据和丰富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我们是怎样被自己的生活方式塑造的！《富足年代》是关于全球化令人敬畏的社会效应这个话题的出色读本。”

—大卫·布鲁克斯

MONEY
CHANGES EVERYTHING



清华大学出版社

富足年代

——全球化的新说法

[美] Peter Marber 著
金 马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阐明了正在改变人类需求和价值观的两种趋势：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实现的工业化和发达国家向后工业阶段的过渡。作者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平均寿命的增加、文化和教育的普及，而且还延长了休闲时间，为大多数人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新的繁荣。随着人们新的物质和体验型愿望日益取代了为生存而进行的挣扎，他把目光聚焦于这些改变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上。

作者认为在以下领域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需求，统治管理方式，女性、家庭和宗教扮演的角色，以及全球繁荣造成的环境冲击。因此，书中阐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并告诉我们这些变革对我们生活和工作意味着什么。

这本书所写的是人们凭直觉也感受到了的事物：金钱的确改变了一切，从政治到家庭生活到文化，这里，那里，无处不在。但彼得·马博用生动的文笔和对21世纪政治经济不断变化本质的深刻洞察力，以轻松而具启发性的方式将这个重要观点呈现在我们面前。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PEARSON EDUCATION North ASIA LIMITED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title from Proprietor's edition of the Work.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title: Money Changes Everything, by Peter Marber, Copyright © 2003

EISBN: 0-13-065480-9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Pearson Education, Inc., publishing as Prentice Hall, Inc.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onl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培生教育集团授权给清华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出版发行。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3381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901104297 13801310933

本书封面贴有 Pearson Education(培生教育出版集团)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富足年代：全球化的新说法/[美]马博(Marber, P.)著；金马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

书名原文：Money Changes Everything: How Global Prosperity in Reshaping Our needs, Values, and Lifestyles

ISBN 7-302-09404-7

I. 富... II. ①马... ②金... III. 经济一体化—研究 IV. 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0620号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客户服务：010-62776969

责任编辑：徐学军

封面设计：银羽

印刷者：世界知识印刷厂

装订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145×210 印张：8.5 字数：241千字

版次：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302-09404-7/F·915

印数：1~4000

定 价：26.0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以及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5-3103或(010)62795704

译者序



翻译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知识的过程，也是梳理我对人类发展道路认识的过程。

说它是一个学习知识的过程，一方面是因为书中提出了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概念和说法，而从本书的字里行间，我逐渐体会了它们的丰富内涵，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这虽是一本深入浅出的“初级读本”，但涉及领域颇为广泛，所引述的很多实例和观点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和有启发性的，需要查看相关文章才能更好地理解。

说它是我梳理对人类发展道路认识的过程，因为在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也越来越陌生的今天，作者从多个角度对人类发展道路进行了总结。作者在每章中以图表的形式回顾了几千年来人类的创新活动，告诉我们直到 200 年前，世界上大部分人还过着农耕生活，让我们意识到惊人的巨变大多是在多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作者还多次使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这样的说法，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多么幸运的时代。作者还站在全球历史的高度，比较科学地归纳出的“生存型”、“物质型”和“体验型”这三个社会发展阶段，为我们理出了一个清晰的思路。本书以大量的数据进行了具体生动的阐释，充分论证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人类演进史上的必然性。坦率地说，这个高速发展的世界有时也让我感到困惑，而该书引导我放眼从历史发展角度去看，让我对一些现象和趋势的模糊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

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作者在投资和授课之余撰写这样一本书，与其说是为了参与全球化辩论，不如说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它，从而唤起人们的全球化意识。正如作者在前言中说的：“希望通过分析生活转变过程和变革，我们能为合作和继续保持全球繁荣作更充

分的准备，同时少些焦虑。”毕竟，走向繁荣的步伐不会停息，全人类的幸福才是人类谋求的终极目标。

作者引用中国的数据不在少数，其最主要的原因大概还在于中国经济在过去 20 多年的发展令全世界瞩目。当然，书中也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些大美国主义情绪，大概这也算是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吧。同时，我衷心盼望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加大，我们在研究全球社会经济现象时，会更多流露出作为中国人的自信和自豪感。

尽管这本书的英文较为浅显易懂，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对有些领域缺乏深刻了解，如有措辞不当或理解错误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前言

在 2003 年出版的书名中写入“全球繁荣”这个词，看起来有些明目张胆。实际上，许多朋友建议我把“繁荣”换成“焦虑”，从而让书更加畅销。书名带有悲观情绪或大惊小怪的词汇，如“终结”、“滑坡”、“崩溃”等，总是吸引着更多人的注意，销售量也会更高。但不幸的是，过多这样的书充斥着我们的书店。

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读者需要对现实进行一番查证。这种现实并不是基于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导，也不是基于刊登在报纸的消息，那些东西往往是经简化的讲话摘要，用以说明我们共同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风险。这种实际的现实，是基于人类生存方方面面的成功趋向。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个世界的繁荣发展日新月异。由于对这种繁荣渗透到全世界的方式以及美国在其中的独特地位缺乏了解，繁荣竟然导致了我们的焦虑以及对于目前全球化问题的困惑。

在本书中，我要阐述三个观点。

第一，我要证明，在过去 200 年，特别是自 1950 年以来，世界发生了惊人的进步——或者说产生了“富足”。人类历史上与匮乏进行的斗争一直是个长期的悲伤故事。直到 200 年前，世界上大部分人还过着非常相似的农耕生活。自那以后，匮乏之谜的谜底就被奇迹般地缓缓揭开了，人类资本释放出令人吃惊的生产能量，带来了我们所需要的理想产品。在过去两三代，这些趋势的发展步伐加快了。我在撰写本书中探索的是，富足和繁荣不仅仅意味着金钱；其外延更广，涵盖了从改善教育、促进健康、扩大民主到选择面拓宽，无所不包。这些进步是知识和人类资本的增加、科技的发展、经济增长和过量金融资本等因素相互作用、良性循环的结果。

第二，我试图描述这种财富创造过程如何深刻改变了人类的体验

——并且这种改变将继续下去。尽管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工厂可能在一家家停工，但在从拉丁美洲到亚洲的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新兴都市开设的工厂却越来越多。新形式的民主和更广泛的政治需求在重新塑造着世界各地的政府。变化多端的无核心家庭正在取代传统家庭；零星分布的中产阶级在世界各地成长壮大；妇女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多地参与到了社会生活当中；每天各种新旧宗教信仰有兴有衰，发展演变。人们在这个新世纪里所需要和所看重的，已与200年前，甚至三四代以前大不相同；当前世界上需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阶层划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分明。

第三，希望通过分析生活转变过程和变革，我们能为合作和继续保持全球繁荣作更充分的准备，同时少些焦虑。21世纪的新经济秩序几乎完全有赖于国际贸易、知识和文化交流以及人类共同安全方面的善意合作和协调。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依靠自身实现更大的持久繁荣，甚至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例外。另外，没有一个国家能承担得起与全球化力量隔绝，无论这个国家看起来多么陌生，令人恐惧，多么不可思议。

美国一直跻身在这些基本变化的中心，不仅作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同时还作为社会、文化和政治——或者说文明——的先锋。通过已进入全世界人们起居室的科学技术，美国社会为21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的热情拥抱和粗暴抵制充当了避雷针。强烈对抗的观点常常出现在相同的国家和社团，甚至在相同的个人身上。美国人热爱富裕、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对我们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感到负疚和抱歉。我们喜爱自己的SUV车，但讨厌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及其带来的纠纷。我们喜爱财富和精品，但担心环境恶化。

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类似的矛盾心态。的确，许多人无限向往美国舒适的生活方式，期望着未来过上更安逸、物质条件更丰富的生活。同时，他们固守自己的传统，甚至同情企图摧毁美国的“基地”组织（Al-Qaeda）恐怖分子。美国常常被视为自身利益驱动的现代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人应该记住，我们的国家熬过了200年充满不公正并时有暴力发生的动荡年代，才赢得了今天的自由、宽容、多元和富裕——而我们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我们不能期待传统价值观念那么迅速

就被摒弃，特别是对于那些历史要以千年而并非世纪为单位计量的古老文明国家。

这种文明社会的起锚加剧了当前的反全球化和反美情绪(的确，这一切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有个明确的仇视目标当然很方便。其他国家和个人对美国政府、美国某个套利基金或跨国企业进行猛烈攻击，比忙于解决国内棘手的经济和税收、财政赤字、社会压抑或贸易竞争力等问题要容易得多。较贫穷的国家处于希望吸引较富裕国家投资并向其市场出口的尴尬境地。因此，它们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可能导致多种担忧和怨恨的不利地位。同样，美国很容易向大企业(那些我们在退休金账户中直接或间接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持保护主义的外国政府以及海外的“落后”政策发起猛攻。我们希望获得价格低廉的进口产品和汽油，但我们不希望应对因为可能卷入纠纷而产生的社会和政治责任。我们常常对不那么富裕的國家的需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感觉迟钝，甚至毫无察觉，我们的行动可能看起来傲慢粗野，摆出对抗架势，而且自以为是。

不幸的是，将这种个人行为和国家混为一谈，给国内外有关全球化的辩论带来了消极影响，辩论所关注的常常是成功和失败的故事。然而无论多么困难，我们必须记住，从长远的角度看，全球化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处——人们生活水平的全方位提高——是不争的事实。短期内，焦虑情绪和经济状况可能波动起伏，但在实现全人类繁荣的方向指引下，管理这些进步性的演化和变革应是我们在政界和商界始终如一的目标。

由于最近几年很多人开始对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发生兴趣，我尽可能让自己的取材广泛、灵活，使之对一般读者有帮助。各章的尾注不仅是为说明我所采用资料的来源，而且可以作为读者进一步探究的起点。关于财富和全球化的辩论有太多的观点和角度，我希望这些参考资料能引出对于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更多的研究和讨论。

致 谢

撰写这样一本书总是需要相当大量的支持，而我只能向在我的项目中做了亲切帮助和指导的人表示感谢。一些作家、学者和市场专业人员与我就构成本书的一些特别观点和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人士有：Sam Ahmad、Gerard Baker、Federico Bauer、David Brooks、Charlie Calomiris、Joyce Chang、John Edmunds、Albert Fishlow、Frank Fukuyama、Derik Gelderblom、Steve Hanke、Craig Karmin、Naomi Klein、Enrique Krauze、Albert Lverage、Michael Lewitt、Price Lowenstein、Ted Merz、Pedro Molina、Paul Zane Pilzer、Lynn Patterson、Virginia Postrel、Jeff Sachs、Amity Shlaes 和 Jim Twitchell。另外，特别要提出的是芝加哥大学的 William Robert Fogel 博士。William 博士是更多以人类为导向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让我知道，在生活中，我们偶尔可以得到一顿免费的午餐。Lisa Anderson 和 Steven David 对我的初期草稿给予了很好的反馈意见，其中许多建议已写入这个最终版本。还要感谢一些从未谋面的学者，我只是通过他们的文章和著作了解他们。其中，我必须特别致谢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出色的历史学家 Lynn White Jr.，她有关中世纪科技和社会变革的著作大大激发了我多门学科并用的兴趣。

在出版过程中，Financial Times Prentice Hall 的团队给予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帮助。我的出版商 Tim Moore 及其团队成员 Russ Hall、Jerry Votta、Talar Boorujy、Donna Cullen-Dolce 和 Rick Winkler 都从这个项目开始就与我密切配合。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 Henning Gutmann，是他与 Financial Times 接触，洽谈我热切渴望的选题，让我的初步计划得以实现。Jon Beckmann 协助组织编辑过我的第一本书，我庆幸他没有因我存在的缺点而厌倦，而是针对本书向我提供了同样的

帮助。

我还对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表示感谢，这本书是为他们而写的。在过去 10 年里，我与他们探讨过其中许多课题。几名学生在一些专门研究中协助了我的工作，其中包括 Lisa Bryant 和 Stephanie Meade。特别要说的是，Gretchen Heefner 在本书起草的初期承担了大量的工作，Arif Joshi 在搜集许多章节中不易找到的数据时尽职尽责。

对这样的项目来说，一些精神上的支持总是必不可少的。我日常工作中的同事 Mike Gagliardi、Lisa Sherk、Denise Simon、Ken Glynn 和 Rich Crochet 在确保业务正常运转的同时协助了我的研究工作，他们的精神可嘉。他们及其他同事如 Hernando Perez 和 Christina Almeida 在过去 10 年还都提供了许多关于经济、金融、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见解。我的助手 Kat Arturi 将我多个版本的原稿汇集打包，在工作几乎陷入一团乱麻时保证了项目的有机运行。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Deb Killmon 使我保持了高昂的情绪，David Rapkin 充当了我书中的数十条陈述的最早传播者。

在这本书中，或许我没有一条重要思想未曾在谈笑间与我的某些家庭成员交流过。近 20 年来，我的姐夫 Matt Hill 一直在参与其中很多问题的讨论。最后，我还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 Andrea，她从未提醒我说，编辑图书并不是我们结婚誓言的一部分。她的宝贵评论帮我扫清了您将读到的许多争论中的障碍，而且本书中大概没有一页未曾经过她的手翻阅过。

目 录

前言	III
致谢	VII
第 1 章 生活在新千年	1
生存阶段	6
物质阶段	9
体验阶段	14
展望未来	16
第 2 章 财富与历史：世界是怎样富裕起来的	22
我们如何做得更好	24
进步推动进步	35
第 3 章 财富与经济：已经证实的发展定则	39
增长中的人力资本和技术	40
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	44
金融业的加速发展	51
财富创造中的文化	59
富足创造富足	64
第 4 章 财富和政府：我们用钱袋表决	72
民主与发展	77
生存型社会的发展	80
生活在物质世界	86
走向体验型政治	94

新世界中的国家	99
政治变化和挑战	101
第 5 章 财富与宗教：上帝死了吗？	107
旧时代的宗教	109
生存型社会里的宗教	112
向凡俗化发展步伐迟缓	113
从物质型向体验型社会变迁中的宗教	116
少一些教堂，多一些哲理？	118
富裕国家的宗教冲突	122
革命还是演化？	123
第 6 章 财富与教育：读写和财富	127
最初的几步	131
可以计量的进步	134
基础教育之外	139
站在教育十字路口的美国	142
知识=金钱	145
第 7 章 财富与家庭：从生活单元到精神支柱	150
我们曾经的生活方式	150
城市化和移民	155
女性因素	157
财富和婚姻	162
家庭新概念	163
儿童和青春膨胀(Youth Bulge)	168
日趋黯淡的家庭	170
家庭将走向何方	171
第 8 章 财富与休闲娱乐：集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于一身	178
繁荣的民主化	179

促进休闲生活方式：更大的购买力	181
全球集市	185
全球繁荣、消费和汇集	189
从生存型到物质型	190
寻找价值：从物质消费到体验消费	193
为什么要购物？	194
物质世界之外	199
西方化，还是混血儿？	203
是冲突，还是共性？	207
第 9 章 财富与环境：成功的代价	213
发展的后遗症	213
从生存型到物质型	216
体验型倾向社会的再生	218
费用和冲突	230
第 10 章 财富与未来：大规模破坏，停滞，还是拯救	237
风险之一：民族主义	238
风险之二：武装冲突	242
风险之三：环境压力	246
风险之四：人口分布不均	248
财富和价值创造的动力	250

第 1 章

生活在新千年

自从文明起源以来，人们开始敢于设想让全人类享受到文明带来的好处，而我们就生活在这个阶段的初期。

——阿诺德·托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

乍看上去，新千年带给了我们比 20 世纪更多的纷争和不确定因素。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因媒体耸人听闻的报道而被定了型：金融市场大起大落、公司破产和管理人员渎职、国际政治经济危机、间或发生的恐怖事件以及环境恶化，不胜枚举。对许多人来说，我们的自由市场体系发生了严重问题。然而在每日媒体攻击的背后，不朽的积极力量正在改变着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

生活在变化，在进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大量的财富和机会。本书就要讨论它是如何改变的。这种繁荣不仅改变着物质世界，而且还改变着人类的需求、价值观，实质上改变着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媒体报道的许多发生在发达的、中等发达的甚至是贫穷国家的社会动乱，反映了当前全球生活方式的极速变化。尽管这种历史性的变革的确确实引起了痛苦的调整，但有一点不要搞错：当今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足。

实际上，无论用哪种标准衡量，你都是富足的，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了它的存在。

这一点在任何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的确，我们美国人必须工作，但不像我们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那样是为了竭力维持最低标准的衣食住行。如今我们工作仍是为了吃，但是为了吃得可口，而不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量卡路里。供我们选择的范围颇为广泛，从新鲜的蔬菜，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再到专供微波炉加热的食品。我们工作还为了下餐馆去吃饭，无论是晚餐、一顿澳拜客牛排，还是到流行的 Zagatrated 餐厅。美国人在外面吃饭的开销几乎与在家吃饭所用的相当。

我们工作仍然是为穿衣，但不仅是为了遮体。我们想要得体的服饰，无论它们是来自 Old Navy、Eddie Bauer、J Crew，还是别致的服装精品店。我们不买普通的鞋，我们买的是耐克的“乔丹系列”、天伯伦的靴子或 Gucci 的休闲鞋。我们每年需要新的漂亮衣橱，我们中大多数人在衣服远没穿破前就将它们淘汰了。

我们工作仍是为了住，但更多是为安定在一所属于自己的住宅或公寓里，或者在我们的抵押贷款还清之日拥有它。我们工作是为了住进更高、视野更开阔的高层建筑，或要住在景色更美、拥有更好的学校的近郊，或带健身俱乐部的豪华公寓。我们工作是为了居住在装有良好门控设备的社区，为了拥有度假村并时常享用，从宜家(IKEA)、Pottery Barn、Crate & Barrel 或 Horchow 购买家居用品，修葺、装饰和重新布置房子。

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工作是为了在不工作时自娱自乐。我们工作是为了购买索尼最大的、纯平面的电视，戴尔最新的奔腾电脑，购买或下载麦当娜的最新光碟，为我们的孩子买芭比(Barbie)娃娃、BMX 自行车和 X-Box 游戏机。我们工作是为了放松并阅读《福布斯》(Forbes)或《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并观看从 Blockbuster 租来的影碟。我们工作是为了欣赏海滩上的太阳、湖泊中的鱼儿，为了到拉斯维加斯赌上一把，为了飞往夏威夷或迪斯尼乐园度假，为了

乘船游览，或许还可以到欧洲观光旅游。许多人工作不仅为了拥有一辆汽车，而是为了购置第二辆甚至第三辆汽车，为把车更换成最新款的凌志(Lexus)或吉普。

这些趋向支持了我对新千年富足的定义：自主。摆脱了饥饿、疾病、短寿、文盲、导致人衰弱的体力劳动、陋室、衣衫褴褛，还摆脱了并无关紧要的一点，那就是乏味。这是全人类为之奋斗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财富，或说自主。尽管这种财富主要集中在一部分西方经济体中，但财富在全球增长了：如今在活着的人当中，有10亿人~20亿人的生活水平超过了150年前国王和王后梦想的，还有20亿人~30亿人的生活水平仅落后一两代之遥。

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就是劳动从弯腰驼背的农耕生活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

在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工作15年后，我可以说，这些趋势改变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影响甚于对西方国家。比如说，印度的中产阶级人数比加拿大总体人口的两倍还多。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超过13亿，现在每10年~12年国民经济总产值就增加一倍，这个速度是美国的三倍。到2030年，中国高消费的中产阶级将达到美国的人口总数。

目前世界上大多地方的生活水平，包括亚洲的大部分、拉丁美洲以及前苏联地区，都显著高于19世纪的时候，且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公式已经找到。的确，世界上很多人日生活标准不足5美元。悲惨的是，还有超过10亿人的生活处于赤贫状态——日生活标准不足1美元。但在过去50年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进步，根据最近世界银行研究结果，预计到2020年，真正处于赤贫生活状态的人数将减少一半。^①

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就是劳动从弯腰驼背的农耕生活的转移。200年前，几乎所有人都要每周工作6天~7天，每天工作16小时，而只为遮体果腹，有个住处。极少有人能活过60岁，许多新生儿死去，还有很多人在儿

童时代夭折。现在，对未出生婴儿和准母亲的保健与教育，使平均寿命得到了提高，更丰富的营养改善了所有人的潜在健康状况。实际上，在过去一个世纪全球平均寿命的提高与以往任何世纪相比，都是一个更大的飞跃。^②

随着经济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就像西方最先出现的那样)，国民经济总产值或说国民生产总值(GNP)显著提高，引发了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见表 1-1)。^③例如，在肯尼亚，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劳作，人均 GNP 只有 350 美元。西班牙的农民在全国人口中不足 10%，人均 GNP 是肯尼亚的 40 倍以上。不要忘记，在美国，仅 5 代人以前，还要 19 个农民在他们自己之外养活一个非农民。而如今一个美国农民能养活 200 个非农民，不仅养活美国人，还为出口市场提供了产品。

表 1-1 新千年劳动力和财富状态

国家或地区	肯尼亚	印度	中国	埃及	墨西哥	波兰	匈牙利	中国台湾地区	西班牙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美国
平均 GNP (千美元/年人均)	0.35	0.44	0.75	1.3	3.8	3.9	4.5	12.0	14.1	19.2	20.0	29.2
占劳动力百分比												
农业	80	60	50	34	17	19	8	8	7	4	5	3
工业	7	18	23	22	27	32	35	37	31	22	21	23
服务业	13	22	27	44	56	49	57	55	62	74	74	74

资料来源：The Economist，CIA Factbook. 2002.

随着财富的创造和满足基本需求能力的增长，个人和群体的价值观发生了转移。这些价值观进一步说明了社会的组织方式，从经济观点到政治、宗教、家庭、文化、教育以及环境。金钱的确改变了一切。

要弄清这些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趋向，需要采取一种历史的方法，将基础科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